

佛说琉璃王经 1 卷

No. 513

佛说琉璃王经

西晋月氏国三藏竺法护译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游迦维罗卫释氏精舍，尼拘类树下，与五百比丘、侍者阿难、金刚力士楼由俱。

于城中有舍夷贵姓五百长者，共为世尊造立讲堂，自相兴誓：「讲堂成已，当请正觉于上设供，沙门、梵志、长者居士、群黎人民，不得先佛妄升此堂；若违要者，罪在不测。」

舍卫国王，时有太子名维楼黎——孕育之初，与琉璃宝俱，因以为号——领卫士定省外氏，方来入城，见视讲堂，高广严净，都雅殊妙，世所希有，则于其上，顿止息凉。

监讲堂者，往白诸贵姓言：「舍卫太子来止讲堂。」贵姓闻之，兴怒骂曰：「吾等家产。有何异德，敢登此堂？本造斯殿，乃为佛举，当具上饌，延屈世尊至真圣众，供养毕讫，然后吾等乃宜自处；而微者前尊，置体于此。」寻遣使者面骂辱之，催逐发遣，令不久滞，所蹈之地，划去足迹，所履宝阶，辄更贸易。

时，琉璃太子闻其骂音，姿色变动，心怀毒恚，勅太史曰：「深忆记之，须吾为王，当诛此类。」太史阿萨陀(晋名无信)能观天文、占究灾怪，令书此状内于带中，侠恶识非，严退还归，不复前至朝覲外家。

太子父王名波斯匿，与后末利，驾乘导从，诣祇树园。下车却盖，免冠解剑，屏拂脱屣，除四种兵。步涉小径，与末利俱，五体投地，稽首为礼，却坐一面。

琉璃太子时归还宫，无所瞻覩，问左右曰：「父王、太后今为所？」湊曰：「造佛。」

太子闻问，欣率所领，不复解严，遂至精舍，曰：「宜知是时。」

于是，太子逼害翼从、王之近臣，五百余人，一时夷灭，却王冠帟盖剑拂履服乘诸饰，外无白者。

于时，世尊为王及后说世无常、爱欲合、会别离法句，王立不退转，后得覩道迹。佛说经已，王稽首退，不见侍辅，而僵尸狼籍，唯王衣冠二人得免，逃入树间，还与王遇。王问之曰：「群僚所在？」二人答曰：「太子率勒所统，胁将还宫。」

王谓末利：「子造不顺，谋逆如斯。素知此，吾当避，以国付，之精舍。」左有族姓，愍王及后体柔状乐不堪步，济以车乘，弊陋难处，遂升进迈至于城门。

先时，太子列五百人置门镇卫，勅门监曰：「若父王来，勿听使入。」王曰：「若不得入，吾将焉如？」曰：「诏大王当令出境。」

时，王波斯匿涕泣哽噎，以偈叹曰：

「诚哉世尊教，	所演审而谛，
兴衰与贵贱，	一切无常住。
宁守戒念道，	不贪厚俸禄，
饶闻讲法会，	不愿亿国土。
王据国恣情，	饕秽遑所欲，
闻法蒙解脱，	尘垢用消除。」

尔时，观者无数千人，闻王叹音，八百人发大道意，皆立不退，转忧色不悦。王后末利白王曰：「幸勿愁愤，可共俱逝还我父国。」即便进发，七日七夜，到迦维罗卫兜萨聚，值冥门闭，亦不得入。各共饥渴，无所向仰，求乞无地，止于水傍人洗菜处，得迸萝卜食之，脓胀腹痛而薨。

王后悲恸，举声大哭，守聚者问曰：「何人乎？」曰：「吾王后也。」又问：「王为在何乎？」后曰：「痛哉！王薨水侧。」

聚守门者即驰白舍夷诸贵姓，贵姓闻凶，奔波惊愕，寻皆来，出赙赠殡棺，阁维如法，咸皆号悼，莫不摧感。

尔时，贵族释摩男者，瞿夷之父也，与诸豪右，以偈叹曰：

「有子有财思惟波波， 我自非我何有子财，
愚痴自怙豪尊有终， 太子用国殪入地狱。」

释氏贵姓二百五十，深惟无常，得不退转。五百女人，未出家者，得不起法忍。

于是，琉璃太子闻父王薨，即在殿称制为王。异道太史出带中书，证案本状记恶之忌。闻之大怒，心意愤踊，召四种兵，伐迦维罗卫。

佛知其意，从精舍出，止于路要，坐于菱枯树下。斯须之顷，太子军至。

时，琉璃王遥见世尊，即便下象车，稽首于地，长跪问佛：「唯，天中天！有菩提附差、尼拘类、毕钵、优昙钵、萨罗、怛罗、捷尼赦罗，有此七树，其荫高大，有德茂盛，何因弃舍，处枯槁多刺树耶？」

佛告琉璃王：「虽有七树，树荫茂盛，盛岂有常？吾坐刺树，以为安隐，用哀愍伤亲属故也。」

王心念言：「先古所载，藏室秘讖，用兵征旅遇沙门者，转回军还，况今值佛，焉得进乎？」稽首佛足，即便反旅。

还于舍卫来日未久，侍者阿难、力士楼由，翼从世尊还尼拘类园，令阿难敷座，宣告四辈，皆令集会。时佛尊颜姿容无耀，项无光明，衣服变色。阿难察坐已定，则整衣法服，右膝投地，叉手白言：「侍尊积年，未覩三变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却数七日，迦维罗卫释氏贵姓，皆当伤毙。现斯变者，为中家持服故也。」

大目犍连前白世尊：「是何足言？我之神力，正觉所究，能以右掌，举舍夷国，跳置空中，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琉璃王杀焉能得乎？」

佛告目连：「知汝威德，过足如斯，宿命之罪，谁当代受？」

又曰：「能以铁文笼，疏遮此国，上又以钵覆，使无形候，掷置他方异土；又以四披须弥山，南内着于山，然后合之，各得所安；又大海水，深广之量，三百三十六万里，我以此国，浮置中央，令诸人民无往来想；又一以此国，倚须弥山顶，复能倒覆，令无毁害；又下没之金刚地际，又打掷于琉璃王众四种之兵，置大铁围山表，使两怨敌不相讨伐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信汝，此十威力，能办此举。舍夷贵戚，宿世殃罪，孰堪毕偿而代受者？」

阿难白佛：「宁有谄诡，佑护此国，令安隐乎？」佛言：「若舍夷人能同心，不与外讎有往来缘，国可全也。」

太史三谏：「王宜用时进讨舍夷。」王闻赫怒，兴军勒众。世尊知之，还坐枯树。如是至三，王亦三还。

第四征时，佛不遂属，精锐四品之兵，到舍夷国界。释氏豪姓，又亦多集，众出而御之。族党骁勇，强盛善射，射四十里者、射二十里者、十里者、七里者任其本德，御飞破初，箭不虚发，能析一发，以为七分，去有里数射尽中之，寻声应弦，曾无遗漏。于是交战，射琉璃王军，穿幡折幢，裂盖摧杠；截辘轳摄，决铠带鞬；绝弓弩弦，不害象马牛畜之命；射珥臂指环钏璎珞，而不中肌；翦除须发左右眉须发毛睫，亦不害体。

琉璃怖骇，问臣下曰：「敌去此几何？而箭所至伤毁若兹。」答曰：「或四十里、二十里、十里，近者七里。」

王闻加悸，不能自宁，将破敌军，即悸退还。太史谏曰：「大王莫惧！慎无败却。舍夷人民，皆奉佛戒，为清信士，慈仁不杀，以箭恐人，无伤害意，宁自丧身，不夭生命。且更整阵，并心扑讨，将牢持重，克捷不久。」

诸臣启曰：「察敌军射，陷远无形，非力所距，惧被摧折，永令臣等为糜戮之，虑箭不可当，置时据安，小史之谋，不足专从，各各心动，志在进徂。」王大奋怒，催勅进战。

舍夷外众，奔走保城，闭门自固，列阵围绕。至于七日，示悟去就，招怀诱纳，唱令内寇，宜时归命，若不出降，殄灭尔类。

释氏共议，当坚城守御当闭门稽颡，当密潜奔窜，踣踖狼狽，则各赋筹，验定众心。受筹者多，不受者少，以少从多，开门助恶成祸，内与外应，欲令敌胜。劝善者少，得开门入，入格杀门卫五百人，斩害不訾，生缚贵姓三万人，埋着于地，但令头现，驱迫群象，比足蹈杀，然后驾犁而耕其首，值此酷者，皆须陀洹。

释摩男者，波斯匿之旧好也，自谓国人：「谛观无常，苦毒之对，宿罪当偿，勿怀怨恨，生现寻死，存者忽终，若干之痛斧解五杙。」喟然悲叹：「食福同时，而受祸一处。」

豪族七万余生，复见生获，铁锁其颈。贵姓女千人，以锁贯之，罗竖道侧。贵姓年少婴儿，置于格上，而射杀之。

时琉璃王，见释摩男与众辛苦，顾谓臣曰：「是何人乎？」答曰：「释摩男。释摩男之来，欲有所乞。」王曰：「现之。」

释自陈曰：「王之大王！存遇隆厚，听纳所启，当具以闻。」王识委曲，恣其所说。「愿节威怒，唯权止兵，无令放逸，多所残害。我入池中，斯须当还，与王密议立见策也，待我出水，乃复耀旅。」王心与口言：「人在水中，势不得久。」即听所白。

于是摩男，为国人民遭大厄故，辞行入池，解发系树，自沈于水，良久不还。王大怪焉，遂遣左右，往求料索，于树根下，得其尸丧，出殡池侧。王甚怜之，有慈哀心：「用门族故，自沈而死，其义若兹。吾为国主，不忍小忿，岂当急战，使所害弥炽乎？」

前三亿人毕对并命；次三亿人蒙自次之，救得皆视息，奔突走脱，得全济命；又三亿人，修家供养，欢宴熙怡，伎乐自娱，不知外有并命之厄，亦不闻有奔波之怖，安雅如常，一无所豫。

琉璃王厚葬摩男，存宠其后，王平舍夷更立长，安慰毕讫，还舍卫国。

佛与弟子至迦维罗卫，见诸人民伤残者多，又察众女人，杙无手足耳鼻支体，身形裸露，委在坑塹，无用自蔽，世间苦痛如是，不仁之人，相害甚酷。

佛言诸比丘：「彼琉璃王，肆意恶逆，罪盛乃尔，却数七日，有地狱火，当烧杀之，现世作罪，便现世受。」

大史奏讖，怪与佛同，王大恐怖，乘船入海，冀得自免，停住海中。至于七日期尽，水中则有自然火出，烧船及王，一时灰灭。

世尊哀愍诸裸露者，即以威神动忉利天紫绀之殿，帝释及后、首耶之等，无数天子各赍天衣，俱供来下，以服覆遍裸露厄者。

佛为众女而说偈曰：

「诸仁目所见， 现在变如是，
 毕故莫造新， 后可长度脱。」

佛叹偈已，复为说法。诸来观者，天、龙、鬼神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休勒、梵志、居士、长者、人民，无央数千闻佛所说，五百比丘漏尽意解；五百梵志、其余现人，见国荒毁伤残之痛，出家遵道，皆为沙门；五百天子，立不起法忍；二百阿须伦、千龙王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；沟坑五机裸形男女，命尽得上生忉利天；千五百人得见道迹；千人得不还证。

佛说此已，一切遍闻，稽首而退。

佛说琉璃王经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14 册 No. 0513 佛说琉璃王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2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4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Jasmine 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